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六　斯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等見品第三十四

聞如是一時尊者舍利弗在舍衛城
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五百人
俱尒時衆多比丘到舍利弗所共相
問訊在一面坐尒時衆多比丘白舍
利弗言戒成就比丘當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報言戒成就比丘當思惟五
盛陰無常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
思惟苦空無我云何為五所謂色陰
痛陰想陰行陰識陰尒時戒成就比
丘思惟此五盛陰便成須陁洹道比丘
白舍利弗言須陁洹比丘當思惟何
等法舍利弗報言須陁洹比丘亦當
思惟此五盛陰為苦為惱為多痛畏
亦當思惟苦空無我諸賢當知若須
陁洹比丘思惟此五盛陰時便成斯
陁含果諸比丘問曰斯陁含比丘當思
惟何等法舍利弗報言斯陁含比丘
亦當思惟此五盛陰為苦為惱為多
痛畏亦當思惟苦空無我尒時斯陁

舍比丘當思惟此五盛陰時便成阿
那含果諸比丘問曰阿那含比丘當思
惟何等法舍利弗報言阿那含比丘亦
當思惟此五盛陰為苦為惱為多痛
畏亦當思惟此五盛陰時便成阿羅
漢諸比丘問曰阿羅漢比丘當思惟
何等法舍利弗報言汝等所問何其
過乎羅漢比丘所作以過更不造行
有漏心得解脫不向五趣生死之海
更不受有有所造作是故諸賢持戒
比丘須陁洹斯陁含阿那含當思惟
此五盛陰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
時諸比丘聞舍利弗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波羅㮈仙人鹿野
苑中尒時如來成道未久世人稱之
為大沙門尒時波斯匿王新紹王位
是時波斯匿王便作是念我今新紹
王位先應取釋家女設與我者乃適
我心若不見與我今當以力往逼之
尒時波斯匿王即告一臣曰往至迦
毗羅衛至釋種家持我名字告彼釋
種云波斯匿王問訊起居輕利致問
無量又語彼釋吾欲取釋種女設與

我者抱德永已若見違者當以力相
逼尒時大臣受王教勑往至迦毗羅
國尒時迦毗羅衛釋種五百人集在
一處是時大臣即往至五百釋種所
持波斯匿王名字語彼釋種言波斯
匿王問訊慇懃起居輕利致意無量
吾欲取釋種之女設與吾者是其大
幸若不與者當以力相逼時諸釋種
聞此語已極懷瞋恚吾等大姓何緣
當與婢子結親其衆中或言當與或
言不可與尒時有釋集彼衆中名摩
呵男語衆人言諸賢勿共瞋恚所以
然者波斯匿王為人暴惡設當波斯
匿王來者壞我國界我今躬自當往
與波斯匿王相見說此事情時摩呵
男家中婢生一女面貌端正世之希
有時摩呵男沐浴此女與著好衣載
寶羽車送與波斯匿王又白王言此
是我女可共成親時波斯匿王得此
女極懷歡喜即立此女為第一夫人
未經數日而身懷妊復經八九月生
一男兒端正無雙世所殊特時波斯
匿王集諸相師與此太子立字時諸

相師聞王語已即白王言大王當知
来夫人時諸釋共諍或言當與或言
不可與使彼此流離今當立名名曰
毗流勒相師立号已各從坐起而去
時波斯匿王愛此流離太子未曾離
目前然流離太子年向八歲王告之曰
汝今已大可詣迦毗羅衛學諸射術
是時波斯匿王給諸使人使乘大象
往詣釋種家至摩訶男舍語摩訶男
言波斯匿王使我至此學諸射術唯
願祖父母事教授時摩訶男報曰
欲學術者善可習之是時摩訶男釋
種集五百童子使共學術時流離太
子與五百童子共學射術尒時迦毗
羅衛城中新起一講堂天及人民魔
若魔天在此講堂中住時諸釋種各
各自相謂言今此講堂成来未久盡
彩已竟猶如天宮而無有異我等先
應請如来於中供養及比丘僧令我
等受福無窮是時釋種即於堂上敷
種種坐具懸繒幡蓋香汁灑地燒衆
名香復備好水燃諸明燈是時流離
太子將五百童子往至講堂所即昇

師子之座時諸釋種見之極懷瞋恚
即前捉辟逐出門外各共罵之此是
婢子諸天世人未有居中者此婢生
物敢入中坐復捉流離太子撲之著
地是時流離太子即從地起長歎息
而視後是時有梵志子名好苦是時
流離太子語好苦梵志子曰此釋種
取我毀辱乃至於斯設我後紹王位
時汝當告我此事是時好苦梵志子
報曰如太子教時彼梵志子日三時
白太子曰憶釋所辱便說此偈

一切歸於盡　果熟亦當墮　合集必當散
有生必有死

是時波斯匿王隨壽在世後取命終
便立流離太子為王是時好苦梵志
至王所而作是說王當憶本釋所毀
辱是時流離王報曰善哉善哉善憶
本事是時流離王便起瞋恚告群臣
曰今人民主者為是何人群臣報曰
大王今日之所統領流離王時曰汝
等速嚴駕集四部兵吾欲往征釋種
諸臣對曰如是大王是時群臣受王
教令即運集四種之兵是時流離王

將四部之兵往至迦毗羅越尒時衆
多比丘聞流離王往征釋種至世尊
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以此因緣具
白世尊是時世尊聞此語已即往逆
流離王便在一枯樹下無有枝葉於
中結加趺坐是時流離王遥見世尊
在樹下坐即下車至世尊所頭面礼
足在一面立尒時流離王白世尊言
更有好樹枝葉繁茂尼拘留之等何
故此枯樹下坐世尊告曰親族之廕
故勝外人是時流離王便作是念今
日世尊故為親族然我今日應還本
國不應往征迦毗羅越是時流離王
即辭還退是時好苦梵志復白王言
當憶本為釋所辱是時流離王聞此語
已復興瞋恚汝等速嚴駕集四部兵
吾欲往征迦毗羅越是時群臣即集
四部之兵出舍衛城往詣迦毗羅越
征伐釋種是時衆多比丘聞已往白
世尊今流離王興兵衆往攻釋種尒
時世尊聞此語已即以神足往在道
側在一樹下坐時流離王遥見世尊
在樹下坐即下車至世尊所頭面礼

足在一面立尒時流離王白世尊言
更有好樹不在彼坐世尊今日何故
在此枯樹下坐世尊告曰親族之蔭
勝外人也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親族之蔭涼　釋種出於佛　盡是我枝葉
故坐斯樹下

是時流離王復作是念世尊今日出
於釋種吾不應往征宜可齊此還歸
本土是時流離王即還舍衛城是時
好苦梵志復語王曰王當憶本釋種
所辱是時流離王聞此語已復集四
種兵出舍衛城詣迦毗羅越是時大
目乹連聞流離王往征釋種聞已至
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尒時目
連白世尊言今日流離王集四種兵
往攻釋種我今堪任使流離王及四
部兵擲著他方世界世尊告曰汝豈
能取釋種宿緣著他方世界乎時目連
白佛言實不堪任使宿命緣著他方
世界尒時世尊語目連曰汝還就坐
目連復白佛言我今堪任移此迦毗
羅越著虛空中世尊告曰汝今堪能
移釋種宿緣著虛空中乎目連報曰

不也世尊佛告目連汝今還就本位
尒時目連復白佛言唯願聽許以鐵
籠䟕覆迦毗羅越城上世尊告曰云
何目連能以鐵籠䟕覆宿縁乎目連
白佛不也世尊佛告目連汝今還就
本位釋種今日宿縁已熟今當受報
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欲使空為地　復使地為空　本緣之所繫
此緣不腐敗
是時流離王往詣迦毗羅越時諸釋
種聞流離王將四部之兵来攻我等
復集四部之衆一由旬中往逆流離
王是時諸釋一由旬內遙射流離王
或射耳孔不傷其耳或射頭髻不傷
其頭或射弓壞或射弓弦不害其人
或射鎧器不傷其人或射牀座不害
其人或射車輪壞不傷其人或壞幢
麾不害其人是時流離王見此事已
便懷恐怖告群臣曰汝等觀此箭為
從何来群臣報曰此諸釋種去此一
由旬中射箭使来流離王報言彼設
發心欲害我者普當死盡宜可於中
還歸舍衛是時好苦梵志前白王言

大王勿懼此諸釋種皆持戒雖尚不
害況害人乎今宜前進必壞釋種是
時流離王漸漸前進向彼釋種是時
諸釋退入城中時流離王在城外而
告之曰汝等速開城門若不介者盡
當取汝殺之介時迦毗羅越城有釋
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摩聞流離王
今在門外即著鎧持仗至城上獨與
流離王共鬪是時奢摩童子多殺害
兵衆各各馳散並作是說此是何人
為是天也為是鬼神也遙見如似小
兒是時流離王便懷恐怖即入地孔
中而避之時釋種聞壞流離王衆是
時諸釋即呼奢摩童子而告之曰汝
年幼小何故辱我等門戶豈不知諸
釋修行善法乎我等尚不能害虫況
復人命乎我等能壞此軍衆一人敵
万人然我等復作是念然殺害衆生
不可稱計世尊亦作是說夫人殺人
命死入地獄若生人中壽命極短汝
速去不復住此是時奢摩童子即出
國去更不入迦毗羅越是時流離王
復至門中語彼人曰速開城門不須

稽留是時諸釋自相謂言可與開門
為不可乎尒時弊魔波旬在釋衆中
作一釋形告諸釋言汝等速開城門
勿共受困於今日是時諸釋即與開
城門是時流離王即告群臣曰今此
釋衆人民極多非刀劒所能害盡盡
取埋脚地中然後使暴象蹈殺尒時
群臣受王教勑即以象蹈殺之時流
離王勑群臣曰汝等速選面手釋女
五百人時諸臣受王教令即選五百
端正女人將詣王所是時摩訶男釋
至流離王所而作是說當從我願流
離王言欲何等願摩訶男曰我今沒
在水底隨我遲疾使諸釋種並得逃
走若我出水隨意殺之流離王曰此
事大佳是時摩訶男釋即入水底以
頭髮繫樹根而取命終是時迦毗羅
越城中諸釋從東門出復從南門入或
從南門出還從北門入或從西門出
而從北門入是時流離王告群臣曰
摩訶男父何故隱在水中如今不出
尒時諸臣聞王教令即入水中出摩
訶男已取命終尒時流離王以見摩

呵男命終時王方生悔心我今祖父
已取命終皆由愛親族故我先不知
當取命終設當知者終不來攻伐此
釋是時流離王殺九千九百九十万
人流血成河燒迦毗羅越城往詣尼
拘留園中是時流離王語五百釋女
言汝等慎莫愁憂我是汝夫汝是我
婦要當相接是時流離王便舒手捉
一釋女而欲弄之時女問曰大王欲
何所為時王報言欲與汝情通女報
王曰我今何故與婢生種情通是時
流離王甚懷瞋恚勅群臣曰速取此
女兀其手足著深坑中諸臣受王教
令兀其手足擲著坑中及五百女人
皆罵王言誰持此身與婢生種共交
通時王瞋恚盡取五百釋女兀其手
足著深坑中是時流離王悉壞迦毗
羅越已還詣舍衛城尒時祇陁太子
在深宮中與諸妓女共相娛樂是時
流離王聞作倡伎聲即便問之此是
何音聲乃至於斯群臣報王言此是
祇陁王子在深宮中作倡伎樂而自
娛樂時流離王即勅御者汝迴此象

諸祇陀王子所是時守門人遥見王
来而自言王小徐行祇陀王子今在
宮中五樂自娱勿相觸嬈是時流離
王即時拔劒取守門人殺之是時祇
陀王子聞流離王在門外住竟不辭
諸妓女便出在外與王相見善来大
王可入小停駕時流離王報言豈不
知吾與諸釋共鬪乎祇陀對曰聞之
流離王報言汝今何故與妓女遊戲
而不佐我也祇陀王子報言我不堪
任殺害衆生之命是時流離王極懷
瞋恚即復拔劒斫殺祇陀王子是時
祇陀王子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中
與五百天女共相娱樂尒時世尊以
天眼觀祇陀王子以取命終生三十
三天即便說此偈

人天中受福　祇陀王子德　為善後受報
皆由現報故　此憂彼亦憂　流離二處憂
為惡後受惡　皆由現報故　當依福祐功
前作後亦然　或獨而為者　或復人不知
作惡有知惡　前作後亦然　或獨而為者
或復人不知　人天中受福　二處俱受福
為善後受報　皆由現報故　此憂彼亦憂

為惡三處憂為惡後受報皆由現報故

是時五百釋女自歸稱喚如来名号
如来於此亦從此間出家學道而後
成佛然佛今日永不見憶遭此苦惱
受此毒痛世尊何故而不見憶尒時
世尊以天耳清徹聞諸釋女稱怨向
佛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盡来共
觀迦毗羅越及看諸親命終比丘對
曰如是世尊尒時世尊將諸比丘出
舍衛城往至迦毗羅越時五百釋女
遥見世尊將諸比丘来見已皆懷慙
愧尒時釋提桓因及毗沙門王在世
尊後而扇尒時世尊還顧語釋提桓
因言此諸釋女皆懷慙愧釋提桓因
報言如是世尊是時釋提桓因即以
天衣覆此五百女身體上尒時世尊
告毗沙門王曰此諸女人飢渴日久
當作何方宜毗沙門王白佛言如是
世尊是毗沙門天王即辦自然天食
與諸釋女皆悉充足是時世尊漸與
諸女說微妙法所謂諸法皆當離散
會有別離諸女當知此五盛陰皆當
受此苦痛諸惱墮五趣中夫受五盛陰

之身必當受此行報以有行報便當
受胎已受胎分復當受苦樂之報設
當無五盛陰者便不復受形若不受形
則無有生以無有生則無有老以無有
老則無有病以無有病則無有死以無
有死則無合會別離之惱是故諸女
當念此五陰成敗之變所以然者以
知五陰則知五欲以知五欲則知愛
法以知愛法則知染著之法知此界
事已則不復受胎以不受胎則無生
老病死尒時世尊與衆擇女漸說此
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
不淨想出要為樂尒時世尊觀此諸
女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
盡道尒時世尊盡與彼說之尒時諸
女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各於其所而
取命終皆生天上尒時世尊詣城東
門見城中烟火洞然即時而說此偈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則不死
此滅為冣樂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盡來往詣
尼拘留園中就座而坐尒時世尊告諸
比丘此是尼拘留園我昔在中與諸比

丘廣說其法如今空虛無有人民昔
日之時數千万衆於中得道使法眼
淨自今以後如来更不復至此間尒
時世尊與諸比丘說法已各從坐起
而去往舍衛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
尊告諸比丘今流離王及此兵衆不
久在世却後七日盡當磨滅是時流
離王聞世尊所記流離王及諸兵衆
却後七日盡當消滅聞已恐怖告群
臣曰如来今以記之云流離王不久
在世却後七日及兵衆盡當沒滅汝
等觀外境無有盜賊水火災變来侵
國者何以故諸佛如来語無有二所
言終不異尒時好苦梵志白王言王
勿恐懼今外境無有盜賊畏難亦無
水火災變今日大王快自娛樂流離
王言梵志當知諸佛世尊言無有異
時流離王使人數日至七日頭大王
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將諸兵衆及諸
婇女往阿脂羅河側而自娛樂即於
彼宿是時夜半有非時雲起暴風疾
雨是時流離王及兵衆盡為水所漂
皆悉消滅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中

復有天火燒內宮殿尒時世尊以天眼觀見流離王及四種兵為水所漂皆悉命終入地獄中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作惡極為甚　皆由身口行　今身亦受惱
壽命亦短促　設在家中時　為火之所燒
若其命終時　必生地獄中

尒時衆中多比丘白世尊言流離王及四部兵今已命絕為生何處世尊告曰流離王者今入阿鼻地獄中諸比丘白世尊言今此諸釋昔日作何因緣今為流離王所害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日之時此羅閱城中有捕魚村時世極飢儉人食草根一升金貿一升米時彼村中有大池水又復饒魚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往至池中而捕魚食之當於尒時水中有二種魚一名拘璅二名兩舌是時二魚各相謂言我等於此衆人先無過失我是水性之虫不處平地此人民之類皆来食噉我等設前世時少多有福德者其當用報怨尒時村中有小兒年向八歲亦不捕魚復非害命然

復彼魚在岸上者皆悉命終小兒見
已極懷歡喜比丘當知汝等莫作是
觀尒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豈異人
乎今釋種是也尒時拘璅魚者今流離
王是也尒時兩舌魚者今好苦梵志
是也尒時小兒見魚在塼上而笑者
今我身是也尒時釋種坐取魚食由
此因緣無數劫中入地獄中今受此
對我尒時坐見而笑之今患頭痛如
似石押猶如以頭戴須弥山所以然
者如来更不受形以捨衆行度諸厄
難是謂比丘由此因緣今受此報諸
比丘當護身口意行當念恭敬承事
梵行人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當天子欲
命終時有五未曾有瑞應而現在前
云何為五一者華萎二者衣裳垢坋
三者身體汗臭四者不樂本座五者
天女星散是謂天子當命終時有此
五瑞應尒時天子極懷愁憂搥胷喚
叫尒時諸天子来至此天子所語此

天子言汝今尒来可生善處快得善
處快得善利以得善利當念安處善
業尒時諸天而教授之尒時有一比
丘白世尊言三十三天云何得生善
處云何快得善利云何安處善業世
尊告曰人間於天則是善處得善處
得善利者生正見家與善知識從事
於如来法中得信根是謂名為快得
善利彼云何名為安處善業於如来
法中而得信根剃除鬚髮以信堅固
出家學道彼以學道戒性具足諸根
不缺飯食知足恒念經行得三達明
是謂名為安處善業尒時世尊便說
此偈
人為天善處　良友為善利　出家為善業
有漏盡無漏
比丘當知三十三天著於五欲彼以
人間為善趣於如来得出家為善利
而得三達所以然者佛世尊皆出人
間非由天而得也是故比丘於此命
終當生天上尒時彼比丘白世尊云
何比丘當生善趣世尊告曰涅槃者
即是比丘善趣汝今比丘當求方便

得至涅槃如是比丘當作是學尒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沙門出家
有五毀辱之法云何為五一者頭鬚
長二者爪長三者衣裳垢坋四者不
知時宜五者多有所論所以然者多
有論說比丘復有五事云何為五一
者人不信言二者不受其教三者人
所不喜見四者妄言五者鬬乱彼此
是謂多論說之人有此五事比丘當
除此五而無邪想如是諸比丘當作
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與諸比丘五百人俱
尒時頻毗娑羅王勅諸群臣速嚴駕
寶羽之車吾至舍衛城親覲世尊是
時群臣聞王教勅即駕寶羽之車前
白王言嚴駕已訖王知是時尒時頻
毗娑羅王乗寶羽之車出羅閱城往
詣舍衛城漸至祇洹精舍欲入祇洹
精舍夫水灌頭王法有五威容悉捨

之一面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
坐尒時世尊漸與說微妙之法尒時
王聞法已白世尊言唯願如来當在
羅閱城夏坐亦當供給衣被飯食牀
敷卧具病瘦醫藥尒時世尊默然受
頻毗娑羅王請是王以見世尊默然
受請即從坐起頭面礼足繞三匝便
退而去還詣羅閱城入於宮中尒時
頻毗娑羅王在閑靜處便生此念我
亦堪任供養如来及比丘僧盡其形
壽衣被飲食牀敷卧具病瘦醫藥但
當慇其下劣是時頻毗娑羅王尋其
日告群臣曰我昨日而生此念我能
盡形壽供養如来及比丘僧衣被飲
食牀敷卧具病瘦醫藥亦復當慇諸
下劣汝等各各相率次第飯如来諸
賢長夜受福無窮尒時摩竭國王即
於宮門前起大講堂復辦種種食具
尒時世尊出舍衛國及將五百比丘
漸漸人間遊化至羅閱城迦蘭陀竹
園所是時頻毗娑羅王聞世尊来至
迦蘭陀竹園中尋時乘羽寶之車至
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尒時頻

毗婆羅王白世尊言我在閑靜之處
便生此念如我今日能供辦衣被飯
食牀卧敷具病瘦醫藥便念下劣之
家即告群臣汝等各各供辦飲食之
具次第飯佛云何世尊此是其宜為
非其宜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大王多
所饒益為天世人而作福田尒時頻
毗婆羅王白世尊言唯願世尊明日
就宮中食尒時頻毗婆羅王以見世
尊默然受請時王尋起頭面礼足便
退而去尒時世尊明日清旦著衣持鉢
入城至王宮中各次第坐尒時王給
以百味食手自斟酌歡喜不亂尒時
頻毗婆羅王見世尊食訖除去鉢器
便取一卑座在如来前坐尒時世尊
漸與王說微妙之法令發歡喜之心
尒時世尊與諸大王及群臣之類說
微妙之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
之論欲不淨想婬為穢惡出要為樂
尒時世尊以知彼衆生心開意解無
復狐疑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
道尒時世尊盡與說之當於坐上六
十餘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六十大

目及五百天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即與頻毗娑羅王及諸人
民說此頌偈
祠祀火為上　書中頌為最　王為人中尊
衆流海為源　星中月照明　光明日為上
上下及四方　諸所有万物　天及世人民
佛為最尊上　欲求其福者　當供養於佛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便從坐起而去
爾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隨其貴賤
從家多少飯佛及比丘僧爾時世尊
往迦蘭陀竹園中住國界人民靡不
供養者爾時羅閱城中諸梵志等次
應作食是時彼梵志集在一處各作
是論吾等各各出三兩金錢以供食
具爾時羅閱城中有梵志名曰雞頭
極為貪匱趣自存活無金錢可輸便
為諸梵志所驅逐使出衆中是時雞
頭梵志還至家中而告其婦卿今當
知諸梵志等所見驅逐不聽在衆所
以然者由無金錢故時婦報言還入
城中隨人舉債必當得之又語其主
七日之後當相報償設不償者我身
及婦沒為奴婢是時梵志隨其婦言

即入城中處處求索了不能得還至婦所而告之曰吾所在求索了不能得當如之何時婦報曰羅閱城東有大長者名不奢蜜多羅饒財多寶可往至彼而求債之見與三兩金錢七日之後自當相還設不還者我身及婦没為奴婢是時梵志從婦受語往詣不奢蜜多羅從求金錢不過七日自當相還若不相還者我與婦没身為奴婢是時不奢蜜多羅即與金錢是時鷄頭梵志持此金錢還至婦所而告之曰以得金錢當何方宜時婦報言可持此錢衆中輸之時彼梵志即持金錢往衆中輸之諸梵志等語此梵志曰我等辦具已訖可持此金錢還歸所在不須住此衆中時彼梵志即還到舍以此因緣向婦說之其婦報言我等二人共至世尊所自宣微意尒時梵志即將其婦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又復其婦礼如來足在一面坐尒時梵志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尒時世尊告梵志曰如今可為如來及比丘僧辦其飲食尒時

梵志還熟視其婦時婦報曰但隨佛
教不足疑難尒時梵志即從坐起前
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衆當受我
請是時世尊默然受梵志請尒時釋
提桓因在世尊後叉手侍爲尒時世
尊迴顧謂釋提桓因汝可佐此梵志
共辦食具釋提桓因白佛言如是世
尊尒時毗沙門天王去如來不遠將
諸鬼神衆不可稱計遶扇世尊是時
釋提桓因語毗沙門天王曰汝亦可
佐此梵志辦此食具毗沙門報曰甚
善天王是時毗沙門天王前至佛所
頭面礼足遶佛三匝自隱其形化作
人像領五百鬼神共辦食具是時毗
沙門天王勅諸鬼神汝等速往至栴
檀林中而取栴檀鐵厨中有五百鬼
神於中作食是時釋提桓因告自在
天子曰毗沙門今日以造鐵厨與佛
比丘僧作飯食汝今可化作講堂使
佛比丘僧於中得飯食自在天子報曰
此事甚佳是時自在天子聞釋提桓
因語去羅閱城不遠化作七寶講堂
所謂七寶者金銀水精琉璃馬瑙赤

珠車渠復化作四梯陛金銀水精琉
璃金梯陛上化作銀樹銀梯陛上化
作金樹金根銀莖銀枝銀葉若復金梯
陛上化作銀葉銀枝水精梯上化作琉
璃樹亦各雜種不可稱計復以雜寶
而廁其間復以七寶而覆其上周匝
四面懸好金鈴然彼鈴聲皆出八種
之音復化作好牀座敷以好褥懸繒
幡蓋世所希有尒時以牛頭栴檀然火
作食羅閱城側十二由旬香熏遍滿
其中是時摩竭國王告諸群臣我生
長深宮初不聞此香羅閱城側何緣
聞此好香群臣白王此是雞頭梵志
在食廚中然天栴檀香是其瑞應是
時頻毗婆羅王勅諸群臣速嚴駕羽
寶之車吾欲往至世尊所問訊此緣
是時諸臣報王如是大王頻毗婆羅
王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
立尒時國王見此鐵廚中有五百人
作食見已便作是語此是何人所作
飲食時諸鬼神以人形報曰雞頭梵
志請佛及比丘僧而供養之是時諸
國王復遙見高廣講堂問侍人曰此

是何人所造講堂昔所未有為誰所
造群臣報曰不知此緣是時頻毗娑
羅王作是念我今至世尊所而問此
義然佛世尊無事不知無事不見是
時摩竭國頻毗娑羅王往至世尊所
頭面礼足在一面坐尒時頻毗娑羅
王白世尊言昔日不見此高廣講堂
今日見之昔日不見此鐵廚今日見
之將是何物為是誰變世尊告曰大
王當知此毗沙門天王所造及自在
天子造此講堂是時摩竭國王即於
坐上悲泣交集不能自勝世尊告曰
大王何故悲泣乃至於斯時頻毗娑
羅王白佛言不敢悲泣但念後生人
民不覩聖興當来之人慳著財物無
有威德尚不聞此奇寶之名何況見
乎今蒙如来有奇特之變出現於世
是故悲泣世尊告曰當来之世國王
人民實不覩此變尒時世尊即與國
王說法使發歡喜之心王聞法已即
從坐而去是時毗沙門天王即其日
語鷄頭梵志曰汝舒右手是時鷄頭
即舒右手毗沙門天王即授與金鋌

又告之曰自以此金鋌投于地上是時

梵志即投于地上乃成百千兩金毗
沙門天王報曰汝持此金鋌入城中
買種種飲食持來此閣是時梵志受
天王教即持此金入城買種種飲食
持來廚所是時毗沙門天王沐浴梵
志與著種種衣裳手執香火教白時
到今正是時願尊屈顧是時梵志即
受其教手執香爐而白時到唯願屈
顧尒時世尊以知時至著衣持鉢將
諸比丘衆往至講堂所各次第坐及
比丘衆亦次第坐是時鷄頭梵志見
飲食極多然衆僧復少前白世尊言
今日食飲極為豊多然比丘僧少不
審云何世尊告曰汝今梵志手執香
爐上高臺上向東南西北並作是說
諸釋迦文佛弟子得六神通漏盡阿
羅漢者盡集此講堂梵志白言如是
世尊是時梵志從佛受教即上樓上
請諸漏盡阿羅漢是時東方有二十
一千阿羅漢從東方來詣此講堂南
方二十一千西方二十一千北方二
十一千阿羅漢集此講堂尒時講堂

上有八万四千阿羅漢集在一處是
時頻毗娑羅王將諸群臣至世尊所
頭面礼足及礼比丘僧是時鷄頭梵
志見比丘僧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以飯食之具飯佛及比丘僧手自斟
酌歡喜不辞然故有遺餘之食是時
鷄頭梵志前白佛言今飯佛及比丘
僧故有遺餘飯食在世尊告曰汝今
可請佛及比丘僧七日供養梵志對
曰如是瞿曇是時鷄頭梵志即前長
跪白世尊言今請佛及比丘僧七日
供養自當供給衣被飯食牀敷臥具病
瘦醫藥尒時世尊黙然受請尒時大
衆之中有比丘尼名舍鳩利是時比
丘尼白世尊言我今心中生念頗有
釋迦文佛弟子漏盡阿羅漢不集此
乎又以天眼觀東方界南方西方北
方皆悉觀之靡不来者皆悉運集今
此大會純是羅漢真人運集世尊告
曰如是舍鳩利如汝所言此之大會
純是真人東西南北無不集者尒時
世尊以此因緣告諸比丘汝等頗見
比丘尼中天眼徹視如此比丘尼等

乎諸比丘對曰不見也世尊尒時世
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弟子天
眼第一者所謂舍鳩利比丘尼是時
鷄頭梵志七日之中供養聖衆衣被
飯食牀敷卧具病瘦醫藥復以華香
散如來上是時此華在虛空中化作
七寶交露臺是時梵志見交露臺已
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前白佛言唯願
世尊聽在道次得作沙門尒時鷄頭
梵志即得爲道諸根寂靜自修其志
除去睡眠設眼見色亦不起想念其
眼根亦無惡想流馳諸念而護眼根
若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
不起細滑之想意知法亦然是時便
滅五結蓋覆蔽人心者令人無智慧
亦無殺害之意而淨其心不殺不念
殺不教人殺手不執刀杖起仁慈之
心向一切衆生除去不與取不起盜
心而淨其意恒有施心於一切衆生
亦使不盜已不婬妷亦復教人使不
婬恒修梵行清淨無瑕穢於梵行中
而淨其心亦不妄語亦不教人使行
妄語恒念至誠無有虛詐誑惑世人

於中而淨其心復非兩舌亦不教人

使兩舌若此鬪語不傳至彼設彼鬪
語不傳至此於中而淨其意於食知
足不著氣味不著榮色不著肥白但
欲支其形體使全其命欲除故痛使
新者不生得修行道長處無為之地
猶如有男女以脂膏塗瘡者但欲除
愈故也此亦如是所以於食知足者
欲使故痛除愈新者不生或復是時
達曉行道不失時節不失三十七道
品之行或坐或行除去睡眠之蓋或
初夜時或坐或行除去睡眠之蓋或
中夜時右脇著地脚脚相累繫意在
明彼復以後夜時或坐或經行而淨
其意是時飲食知足經行不失時節
除去欲不淨想無諸惡行而遊初禪
有覺有觀息念猗歡樂而遊二禪無
樂護念清淨自知身有樂諸賢所求
護念清淨者而遊三禪彼苦樂已滅
無有愁憂無苦無樂護念清淨遊於
四禪彼以三昧心清淨無瑕穢亦得
無所畏復得三昧自憶無數世事彼
便憶過去之事若一生二生三生四

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
五十生百生千生万生數千万生成
劫敗劫成敗之劫我曾生彼處姓某
字某食如此之食受如是苦樂壽命
長短彼死此生死此生彼因緣本末
皆悉知之彼復以三昧心清淨無瑕
穢得無所畏觀衆生類生者死者彼
復以天眼觀衆生類生者死者善趣
惡趣善色惡色若好若醜隨行所種
皆悉知之或有衆生類身口意行惡
誹謗賢聖造邪業本身壞命終生地
獄中或復有衆生身口行善不誹謗
賢聖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復以清
淨天眼觀衆生類若好若醜善趣惡
趣善色惡色皆悉知之得無所畏復
施心盡漏後觀此苦以實知之此是
苦此是苦習苦盡苦出要如實知之
彼作是觀已欲漏心有漏心無明漏
心得解脫已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
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
受胎如實知之是時鷄頭梵志便成
阿羅漢尒時尊者鷄頭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五事
最不可得云何為五應喪之物欲使
不喪者此不可得滅盡之法欲使不
盡者此不可得夫老之法欲使不
老者此不可得夫病之法欲使不病者
此不可得也夫死之法欲使不死者
此不可得是謂比丘有此五事實不
可得若如来出世若如来不出世此法
界恒住如故而不朽敗有喪滅之聲
生老病死若生若逝皆歸於本是謂
比丘此五難得之物當求方便修行
五根云何為五所謂信根精進根念
根定根慧根是謂比丘行此五根已
便成須陁洹家家一種轉進成斯陁
含轉進滅五結使成阿那含於彼般
涅槃不来此世轉進有漏盡成無漏
心解脫智慧解脫自身作證而自遊
化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當求方便
除前五事修後五根如是比丘當作
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七 第三張 尚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五人
不可療治云何為五一者諛諂之人
不可療治姧邪之人不可療治惡口
之人不可療治嫉妬之人不可療治
無反復之人不可療治是謂比丘有此
五人不可療治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姧邪惡口人 嫉妬無反復 此人不可療
智者之所棄
是故諸比丘當當學正意除去嫉妬
修行威儀所說如法當知反復識
其恩養小恩尚不忘何况大者勿懷
慳貪又不自與己復不要他人如是比
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昔者釋提
桓因告三十三天曰若諸賢與阿須
倫共鬭時設阿須倫不如諸天得勝
者汝等捉毗摩質多羅阿須倫將来
至此身為五繫是時毗摩質多羅阿
須倫復告諸阿須倫曰卿等今日與
諸天共鬭設得勝者便捉釋提桓因
縛送此間比丘當知尒時二家共鬭

諸天得勝阿須倫不如是時三十三
天躬捉毗摩質多羅阿須倫王束縛
其身將詣釋提桓因所著中門外自
觀彼五繫是時毗摩質多羅阿須倫王
便作是念此諸天法整阿須倫所行
非法我今不樂阿須倫便當即住此
諸天宮是時以生此念言諸天法整
阿須倫非法我欲住此間作此念已
是時毗摩質多羅阿須倫王便自覺
知身無縛繫五欲而自娛樂設毗摩
質多羅阿須倫王生此念已言諸天
非法阿須倫法整我不用此三十三
天還欲詣阿須倫宮是時阿須倫王
身被五繫五欲娛樂自然消滅比丘
當知纏縛之急莫過此事魔之所縛
復甚於斯設與結使魔以被縛動魔
被縛不動魔不被縛是故諸比丘當
求方便使心不被縛樂閑靜之處所
以然者此諸結使是魔境界若有比
丘在魔境界者終不脫生老病死不
脫愁憂苦惱我今說此苦際若復比
丘心不移動不著結使便脫生老病
死愁憂苦惱我今說此苦際是故諸

比丘當作是學無有結使越出魔界
如是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尊者阿難至世尊所頭面
礼足在一面立是時阿難白世尊言
夫言盡者名何等法言盡乎世尊告
曰阿難色者無為因緣而有此名無
欲無為名滅盡法彼盡者名曰滅盡
痛想行識無為無作皆是磨滅之法
無欲無汙彼滅盡者故名滅盡阿難
當知五盛陰無欲無作為磨滅法彼
滅盡者名為滅盡此五盛陰永以滅
盡更不復生故名滅盡是時尊者阿
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頭
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時生漏梵志白
世尊言云何瞿曇有何因緣有何富
行使此人民之類有盡有滅有減少
者本為城郭今日已壞本有人民今
曰丘荒世尊告曰梵志欲知由此人
民所行非法故使本有城郭今日學

滅本有人民今日丘荒皆由生民慳
貪結縛習行愛欲之所致故使風雨不
時雨以不時所種根栽不得長大其
中人民死者盈路梵志當知由此因
緣使國毀壞民不熾盛復次梵志人
民之類所行非法便有雷電霹靂自
然之應天降雹雨壞敗生苗尒時人
民死者難計復次梵志人民之類所
行非法共相諍競或以手拳相加瓦
石相擲各各自喪其命復次梵志彼
人民之類已共諍競不安其所國主
不寧各興兵衆共相攻伐至大衆死
者難計或有被刀者或有矟箭死者
如是梵志由此因緣使民減少不復
熾盛復次梵志人民之類所行非法
故使神祇不祐而得其便或遭困厄
疾病著牀除降者少死者多是謂
梵志由此因緣使民減少不復熾盛
是時生漏梵志白世尊言瞿曇所說
甚爲快哉說此人本減少之義實如來
教本有城郭今日磨滅本有人民今
日丘荒所以然者以有非法便生慳
疾以生慳疾便生邪業以生邪業故

便天雨不時五穀不熟人民不熾故
使非法流行天降灾變壞敗生苗彼
以行非法著貪慳疾是時國主不寧
各興兵衆共相攻伐死者叵計故使
國土流荒人民迸散今日世尊所說
甚善快哉由非法故致此灾患正使
為他所捉便斷其命由非法故便生
盜心以生盜心後為王殺以生邪業
非人得其便由此因緣便取命終人
民減少故使無有城郭之所居處瞿
曇今日所出以自過多猶如傴者得
中盲者得眼目冥中得明無目者為
作眼目今沙門瞿曇無數方便而說
法我今重自歸佛法衆願聽為優婆塞
盡形壽不敢復殺若沙門瞿曇見我若
乘象騎馬我由恭敬所以然者我為
王波斯匿頻毗娑羅王優填王惡生
王優陁延王受梵之福我恐失此之
德設我偏露右肩時唯願世尊受我
礼拜設我步行時見瞿曇來我當去
屐唯願世尊受我等礼尒時世尊儼
頭可之是時生漏梵志歡喜踊躍不
能自勝前白佛言我今重自歸沙門

瞿曇唯願世尊聽為優婆塞尒時世
尊漸與說法使發歡喜之心梵志聞
法已即從坐起便退而去尒時生漏
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